

唐人赠空海送别诗*

王 勇

空海系日本历史上著名人物,九世纪初入唐求法,回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,与开创日本天台宗的最澄比肩齐名,为享誉平安时代佛教界之双璧。由于空海多才多艺、著述等身,相关研究跨越宗教、历史、文学、民俗、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,分别对应他的某些代表作品或人生经历。本文试图利用史料价值易为历史学家忽视的唐人送别诗,对空海在唐期间的行实进行考证,并对唐人朱千乘的送别诗流传日本之情形及影响予以分析。

一、唐人送别诗

唐人赠与空海的汉诗,合赠答诗与送别诗共七首^①。赠答诗二首推定为空海逗留长安期间的作品,即从贞元二十年(804)十二月入长安到永贞元年(805)十二月决心回国期间,由马总与胡伯崇所赠与之作。送别诗五首,应为元和元年(806)自长安出发南下,从明州出港之前接受之作。

关于赠答诗二首,笔者已经撰文详细讨论其中所咏之空海形象^②,因此本文仅以送别诗五首为素材,讨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。唐人送别诗的作者,为朱千乘、朱少瑞、县清、鸿渐、郑壬五人,上述作品《全唐诗》失收,兹从圣贤所著之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^③照录原文。

1.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直方物而□□□□从海东诗叙^④

前试卫尉寺丞 朱千乘

古貌宛休公,谈真说苦空。

应传六祖后,建化岛夷中。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(05JJD740187)成果之一。

① 空海《在唐日观昶法和尚小山》七绝诗,似也可归入此类作品。

② 王勇:《唐诗中所吟咏的空海像》,载《国文学解释与鉴赏》5月号,[日]至文堂,2001年5月。

③ 《弘法大师全集》(首卷)所收,[日]同朋舍,1978年11月复刊版。

④ 诗题的“直”与“从”,旁注分别改成“贡”与“归”,即为“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□□□□归海东诗叙”。缺损四字,或可补入“途径越州”。

去岁朝秦阙，今春赴海东。
威仪易旧体，文字冠儒宗。
留学幽微旨，玄关护法宗。
凌波无际碍，振锡路何穷。
水宿鸣金磬，云行侍玉童。
承恩见明主，偏沐僧家风。^①

2.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国

越府乡贡进士 朱少瑞

禅客祖州来，中华谒帝回。
腾空犹弥锡，过海素浮杯。
佛法逢人授，天书到国开。
归程数万里，后会信悠哉。^②

3.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在^③

大唐国沙门 昙清

异国桑门客，乘坏望斗星。
来朝僧天子，归译竺乾经。
万里洪涛白，三春孤岛青。
到官方奏对，圆像到王庭。^④

4.同前

大唐沙门 鸿渐

禅居一海隔，乡路祖州东。
到国宣周礼，朝天得僧风。

①“建化”《弘法大师正传》作“远化”，当是。“玄关卫法宗”的“宗”，由于与“文字冠儒宗”押韵字相同，原文旁注改为“崇”，可备一说。

②“腾空犹弥锡”的“弥”，按照旁注应为“振”。“归程数万里”的“数”，旁注作“三”，存之备考。诗中的“天书”，途中不得拆看，当指唐朝的国书。关于日本遣唐使是否携带国书入唐，学术界争论已久。所谓“礼尚往来”，既然唐朝有国书送彼，岂有日本不携国书而来？虽是诗中区区二字，可为史学争鸣之一证。

③关于诗题末字“在”，《弘法大师年谱》（《真言宗全书》）卷四考异“还下一本有在字，或作在大唐”，指出“在”的下面可能脱漏“大唐”两字。但“在”与“去”字体相近，也许是“去”的笔误；另一种推测是，“在”为“本”字，后面脱失“国”字，“却还本国”则文意更为通顺。

④“来朝僧天子”的“僧”，旁注为“唐”，当是。“归译竺乾经”的“经”、“圆像到王庭”的“王”，旁注分别作“程”与“天”，对此笔者难以苟同。“竺乾”为印度的别称，“竺乾经”即“佛经”之意；“王庭”是王宫之意，若为“天庭”则变成指唐之皇宫，与吟咏归国的诗意不切。此外，“圆像到王庭”的“圆”，恐为“图”之误写；“到”与前句的“到”重复，也许改为“列”字更贴切。

崇鱼梵远日,正蜃楼□空。
人至非徐福,何由寄信通。^①

5. 同前

郑壬字 申甫^②

承化来中国,朝天是外臣。
异方谁仰侣,孤屿自为邻。
雁塔归殊域,鲸波涉巨津。
他年续僧史,更载一贤人。^③

二、唐人送别地点

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基本按时间序列记事,对于空海等将于元和元年(806)八月从明州出港之前的行止,列举了朱千乘等五人的送别诗。按文意揣摩推断,时间在八月前后,地点应在明州一带。

但是,空海等离开长安南下,在抵达遣唐使船停泊的明州之前,曾从杭州渡钱塘江至越州。由作于“元和元年四月日”的《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》证实,空海至迟四月已经进入越州界,他虽然已得经疏“三百餘轴”,犹叹“人劣教广未拔一毫,衣钵竭尽不能雇人”,遂恳求越州节度使馈赠“经律论疏传记,乃至诗赋碑铭、卜医五明”,以“发蒙济物”“流传远方”^④。

那么,前述五首唐人送别诗,究竟作于越州,还是明州,抑或其他地方呢?在朱千乘的诗中,附有百餘字的长篇诗序。据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,将全文揭示如下:

沧溟无限,极不可究。海外缁侣,朝宗我唐。即日本三藏空海上人也。能梵书,工八体;缮俱舍,精三乘。去秋而来,今春而往。反掌云水,扶桑梦中。他方异人,故国罗汉。盖乎凡圣不可以测识,亦不可以智知。勾践相遇,

①“崇鱼梵远日,正蜃楼□空”的“崇鱼”与“正”,旁注考异为“山冥”与“日正”,变成“山冥梵远日,日正蜃楼空”。从字体构造分析,“崇”大概是“山冥”的鱼鲁之误,即把两字错看成上下结构一个字,不足的一个字取下句的“日”补充,致使下句缺损一字。如果把“崇”复原为“山冥”,文意顿时畅通:“山冥鱼梵远,日正蜃楼空。”诗中“人至非徐福”一句,大概是徐福东渡传说与日本挂钩的较早用例。

②“郑壬字”的“字”,旁注作“孚”,恐误。郑是姓,壬是名,申甫若为字,则应标记为“郑壬,字申甫”。

③“异方谁仰侣”的“方”与“仰”,旁注为“才”、“作”。“异方”与下句“孤屿”成对,显然优于“异才”;“仰”与“作”形近,且“作”与下句“为”对仗,可从。

④据空海《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》,携归日本的典籍共216部561卷,王利器推算在越州刮书达250卷左右(王利器:《弘法大师与〈文镜秘府论〉》,载《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》,人民出版社1982年,第102页)。空海一行是八月从明州起航的,其间在明州等地逗留数月,因此这250卷书籍不会全部得自越州。

对江问程。那堪此情，离思增远。愿愿珍重珍重□元和元年春沽洗之月聊序。当时少留诗云。^①

《深贤记》（《弘法大师行化记》）将诗序中“勾践相遇，对江问程”之处校异为“勾践恐当作邂逅”，怀疑原文有误。但“邂逅”与“勾践”字形大异不说，“邂逅”“相遇”成类义语重复，反而使文意产生龃龉。由于“勾践”为春秋时代之越王勾践，故此处应指勾践之故地，当解读为“在越州相遇”之意。

查阅《全唐诗》，“勾践”之语出现过三回，其中两回均与“吴”并举使用。其一即李白《西施》中的“勾践征绝艳，扬蛾入吴关”，其二为刘驾《姑苏台》中的“勾践饮瞻日，吴酒正满杯”。因此，“对江问程”暗示空海等从吴地渡江入越地，此时与朱千乘等人邂逅，进而发展到吟诗饯别。

谢海平推定，朱千乘作诗序，是在惠果葬礼结束、决意回国之时，地点为长安^②。但根据“勾践相遇，对江问程”等字句，“长安”之说未免牵强，推定为越州更为妥当。支持这一推断的，除了下节将会讨论的作诗时期，朱少瑞具有“越府乡贡进士”身份也是一个旁证。所谓“越府”，指越州之治所，位于今绍兴一带。

三、送别诗作成的时期

如上所述，倘若我们推测唐人送别诗的吟咏地点在越州，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成诗的时期。查阅附于日本思想大系本《空海》（岩波书店）的略年表，元和元年（806）条下记载：“四月到达越州，致力于内外经书之蒐集。”这大概是依据《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》“元和元年四月日”落款得出的结论，长期以来作为学术界的定论而通行。然而仔细品读唐人送别诗并序，发觉这个结论不太精确，有必要进行一些修正。

朱千乘的诗中有“去岁朝秦阙，今春赴海东”句，叙中亦有“去秋而来，今春而往”。“今春”指元和元年（806）一月至三月，诗序之末尾更清楚记载执笔于“元和元年春沽洗之月”，因此“四月到达越州”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
“沽洗”为乐律八音之一，常作为三月之别称而使用。据此可以断言，空海等三月到达越州，与朱千乘等邂逅结交，稍后于四月将《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》呈于越州刺史，为了得到所求之“经律论疏传记，乃至诗赋碑铭、卜医五明”，必定还要逗留一段时间，然后才东行至明州港口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朱千乘的诗序记载，空海于元和元年（806）三月抵达越州，与朱千乘等人酬唱惜别，当为事实。但问题是，此五首送别诗是否同一时期作于同一地点。下面就作些考证。

①“勾践相遇”的“遇”，旁注为“过”，不妥。“沽洗之月”为三月的别称，旁注将“沽”改为“姑”，乃蛇足之嫌。

②谢海平：《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》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88-89页。

朱千乘与朱少瑞二人,不仅诗题格式近似,而且“勾践”与“越州”意象相连,或许可视为同时期之作品。但昙清以下三人都用同一诗题,更有“雁塔归殊域”等暗示长安之诗句,也可能不是同时期的作品。

可是,关于这五首送别诗,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明确记载“唐家诗人才子缙素等,属赋饯别送大师诗并制序云云”,更有注记“出《杂英集》”。根据这些记载可知,朱千乘之诗序不仅为自己诗作之序,亦作为代表与空海邂逅交友之诸人而叙述事情缘由之总序;而且,这些送别诗原本一并收录于《杂英集》这部佚书中。因此,把五首送别诗与诗序看做一个整体比较合适。

根据以上分析,难以想像昙清等三人的作品,是空海到达越州之前为长安友人所赠。在没有出现新证据之前,将其视为与朱千乘等同时期吟咏之诗句较为妥当。兹举二例佐证之。

首先,是昙清诗中的“三春孤岛青”一句。“三春”虽然有“春季”及“三年”之意,但此处应为“春天的第三个月”即“三月”^①。如果这个推断不错,则时间上正好与朱千乘诗序中的“沽洗之月”吻合。

其次,是朱少瑞与鸿渐诗句的酷似。朱少瑞诗“禅师祖州来,中华谒帝回”与鸿渐诗“禅居一海隔,乡路祖州东”,从字词到诗意都十分相似,视为同一席中之作品为妥。

四、朱千乘与昙清

赠与空海送别诗的唐人,在中国历史上都算不上有名的诗人。在群星闪烁、佳作迭出的唐代,他们的作品默默无闻,竟无一人入选《全唐诗》。然而,因为与空海邂逅交往,他们得以名传至今,不失为中日交往的美谈佳话。

虽然送别诗的五位作者,并非唐朝名人高士,但关于朱千乘与昙清,其事迹尚有些许线索可以追寻。

首先,关于朱千乘之官职,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记为“前试卫尉寺丞”。除去此官衔与诗序之撰写时期,朱千乘的传记全不清楚。甚至有人质疑唐朝是否有“前试卫尉寺丞”这一官职,如《弘法大师正传》大概对“试”和“寺”拿捏不准,将其擅改为“前侍卫侍丞”。

“卫尉寺丞”是唐代实际存在的官名,在《新唐书》卷七五下《宰相世系表五下》之“乌氏”条有“卫尉寺丞”的官衔,《旧五代史》卷四二(唐书十八)之长兴二年(931)条亦可见“刑部员外郎裴选责授卫尉寺丞”,因此《弘法大师正传》改“寺”为“侍”无据。

“试”是唐宋官制之一,在唐制中虽未正式任命但位居某一官职者称之为“试”,在宋制中将相比实际官阶低二等任官者称为“试”。由此看来,《弘法大

^①唐人岑参《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》诗:“六月花新吐,三春叶已长。”此处“三春”即指“三月”。

师正传》改“试”为“侍”也欠妥。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记录的朱千乘官衔并无错误,因官衔有个“前”字,表明朱千乘在元和元年(806)三月之前有过担任“卫尉寺丞”之经历。

其次,关于昙清其人,《弘法大师年谱》眉批有“清字,《正传》作靖。昙清见《宋高僧传》,元和年间人”。引用这首诗的中国学者,似乎未曾留意《弘法大师年谱》的眉批,也没有查阅《宋高僧传》,因而记载多有出入。譬如,杨知秋认为昙清亦作“昙靖”^①,孙东临则说他是“唐贞元前后僧人”^②,张步云将作者记为“昙靖”,系中唐之人,经历与事迹不详云云^③。

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五有“唐迪岳寺昙清传”,由“未详何许人也”开始,叙述昙清作为僧侣之事迹。据此可知,昙清最初师从吴地的道恒,与省躬交游甚密,其后逗留南岳教授弟子,元和年间与阆州(相当于今四川省阆中县)龙兴寺中的名僧义嵩发生争论,朝廷判定为昙清之学说正确。

五、朱千乘的佚诗

朱千乘虽有“卫尉寺丞”这一武官的经历,但元和元年(806)三月时已经退职,应该赋闲回到故乡越州。他在当时绝对算不上有名的文人,但似乎热衷于诗文之道。

关于他的作品,杨知秋举例前述之送别诗,认为其诗现存者仅收录于《弘法大师正传》的一首,其他在《全唐诗》中可见两句^④。这种说法明显有误。朱千乘的作品未被收入《全唐诗》,但在日本人市河宽斋(河世宁)编修的《全唐诗逸》中,收录“锦缆扁舟花岸静,玉壶春酒管弦清”的联句。

《全唐诗逸》进而根据空海于弘仁三年(812)递呈朝廷的《献杂文表》目录(收录于空海诗文集《性灵集》卷四),叙述道:“延历中,空海归自唐,表上所赍书籍,中有《朱千乘诗》一卷。”^⑤虽然目前尚未发现《朱千乘诗》传本,但在日本流传的一些唐诗集中,除前述之送别诗外,还有朱千乘的一些其他作品。

其一,是传为空海亲笔书写的《新撰类林抄》的写本。此为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本,被日本指定为国宝级文物,其卷首作“新撰类林抄卷第四 第三帙上/春 闲散上”,共收录唐诗四十首(此外尚有称为“南院切”的逸文),其中包含朱千乘诗两首。原文以难以识读的草书体书写,兹据小川环树的判读引载

①杨知秋:《历代中日友谊诗选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6年,第42页。

②孙东临:《中日交往汉诗选注》,春风文艺出版社,1988年,第30页。

③张步云:《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57页。

④杨知秋:《历代中日友谊诗选》,第38页。

⑤《献杂文表》目录如下:“《急就章》一卷,《王昌龄集》一卷,《杂诗集》一卷,《朱昼诗》一卷,《朱千乘诗》一卷,《杂文》一卷,《王智章诗》一卷,《赞》一卷,《诏敕》一卷,《译经图记》一卷。”

如下^①。

山庄早春连雨即事

朱千乘

崇朝竟日雨穠々，万物萌牙春水灾。
白屋世情轻席户，青山老大厌莓苔。
常时杨柳烟中绽，今岁花枝雪未开。
节往始知阳气晚，和风不惜后亭梅。

早春霁后山庄即事

朱千乘

插槿未成篱，啼莺早已知。
日长春霁后，风暖柳烟宜。
席户门斜掩，渔舟钓直垂。
久将松竹比，宁惧岁寒移。
上药幽前圃，繁花压小枝。
素琴延玩月，清渭酌临池。
守道安贫老，专经数欲奇。
若为裁二鬓，羞向镜中窥。

其二，是2000年日本学者在宫内厅书陵部（皇家图书馆）发现的伏见宫旧藏《杂抄》（卷十四）^②。其时笔者在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任客座教授，得知这一信息后即去查阅原件，后经交涉获准制成首份缩微胶卷，遂得仔细判读。兹据管见著录如次^③：

书名：杂抄

编者：佚名

形状：粘叶装册子

类别：抄本

卷数：存一卷（卷第十四）

尺寸：高28.5厘米 宽12.7厘米

页数：正文48面，新补封页2面

编号：书陵部701651（伏2036）

《杂抄》残卷收录唐人乐赋类诗34首（住吉朋彦作35首），另附散文1篇。经检索《全唐诗》，34首作品中仅见16首，且诗题、作者、字句间有异同；其

①小川环树：《〈新撰类林抄〉校读记》，《小川环树著作集》第二卷，筑摩书房，1997年，第421-434页。

②住吉朋彦：《伏见宫旧藏〈杂抄〉卷十四》，载《书陵部纪要》第51号，2000年3月。

③关于《杂抄》残卷，请参照王勇：《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〈杂抄〉考释》，载《文学遗产》2003年第1期，第22-31页。

餘的18首属于佚诗,包括令狐公、李端、李南、屈晏、朱千乘、崔国辅、法振、崔曙、张谓、郑遂、刘琮11人的作品。其中朱千乘《长门词》诗一首,未见于他书,可算是新出的唐代佚诗。谨录于此:“雪凌梅枝御柳风,春莺何啭妾愁中。君王宠爱偏前殿,不许长门音信通。”

结束语

朱千乘其人其事在中国史籍中湮没无闻,其作品更未见诗集收录,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,在《新撰类林抄》及《杂抄》中,他竟能与李白、王维、王昌龄、张九龄、崔国辅、令狐楚等著名诗人并肩登场,其中缘由值得探究。

笔者以为,佚存日本而中国不传的《新撰类林抄》及《杂抄》等,不能因为收录的多为唐人作品,而辄定为中国失传的诗集;日本历代汇编过大量的中国诗文集,上述两部诗集同时出现无名诗人朱千乘的作品,恰恰可以证明诗集并非唐人编纂,而应该出自日本人之手。

回过头来再看唐人赠空海送别诗,朱千乘作为赋闲的官绅主持其事,因而为饯别诗集撰写总序;同时还把自己生平所赋诗作汇成一卷,一并赠送空海带往日本,这就是为何《献杂文表》中包含“《朱千乘诗》一卷”的缘故。

依据这条思路,空海是朱千乘作品流播东瀛、传世至今的唯一途径,保存在《新撰类林抄》和《杂抄》中的三首诗作,应该取自于空海携归日本的《朱千乘诗》一卷。进而推测,《新撰类林抄》和《杂抄》的编者可能就是空海,或者是空海门下之徒。

大概谁都不会想到,在中国默默无闻的诗人朱千乘,因为与空海邂逅而使其作品远渡东瀛,并且对日本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其证据之一,是大江维时所著的《千载佳句》采录了朱千乘的联句“锦缆扁舟花岸静,玉壶春酒管弦清”。虽然只有短短一联,但如果考虑到《千载佳句》精选唐代名诗1083联,从平安时代开始成为文人贵族吟咏汉诗的最高范本,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小看这个联句了。

关于这个联句的出处,小川环树推定采自《新撰类林抄》,但现存的《新撰类林抄》残卷中并无与此对应的作品。笔者推断,《千载佳句》采录的联句,平安时代后期抄写的《杂抄》所收朱千乘诗,包括传为空海亲手抄录的《新撰类林抄》所收朱千乘诗,均有可能直接取材于空海携归的《朱千乘诗》一卷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